



河海的子孫

撒奇萊雅族廚房



傳說，遠古遠古的時候，撒奇萊雅族並非來自台灣，而是住在太平洋某個島嶼的民族。

某日，族中一對姐弟出海後遭遇颱風，於狂風暴雨的海中漂流了兩個月，後來終於飄到台灣東部的鹽寮地區，上岸後意外地碰到許多黑熊，於是將當地命名為「熊山」，而姊弟倆便在熊山定居並且繁衍後代。

這些撒奇萊雅族的後代靠海生活、以捕魚維生，並且常常搭船到各個港岸探勘，後來當船開到花蓮之後，發現古稱「奇萊」的花蓮港漁產豐富，因此在此處搭建了工寮，並經常往返於鹽寮與奇萊之間。

而他們的日常飲食方式，由於是靠海生活，因此常常是以海水加淡水，再將蔬菜或捕到的魚放到這微鹹的水中來食用，而這種飲食方式還一直代代相傳，直到現代。



打獵不多 捕魚是日常

從這個傳說裡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撒奇萊雅族是個與海洋多麼密切的族群，而實際上，這個族群的確也是個與河、與海關係非常地密切相關，密切情況超乎外界想像。

「我們撒奇萊雅族的確是與河海息息相關的，河啊、海啊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有水可用、有魚可捕，這才叫做生活！」撒奇萊雅族撒固兒部落前頭目黃德勇這樣形容著。

以分佈於花蓮市區的撒固兒部落為例，之前的領域中主要的河道包括了美崙溪、八堵毛溪、新城的須美基溪，以及花蓮市花商旁，如今已填成道路，但以前是為一條溪流、還有前師範學院後面到七星潭之前有一條「天賜之河」，這些都是族人日常會用到的河道；至於族人的固有海域則是七星潭，他們平常上山打獵的次數不多，於溪海中捕魚才是日常生活的常態。



圖 1：河海中的生物大多數會成為族人口中的美味

圖 2：Bubu 是有著雙層的入口的捕魚裝置，魚兒一旦跑進去之後便無法脫身了

圖 3：Pacngcng 的竹子一層一層拿掉後，最後階段便是以網子來撈魚了



有工具、沒工具 都能捉魚

至於捕魚方式呢？「我們通常是在平靜的溪流中，半年放一次 Pacngcng（人工魚礁）。」黃德勇指出，Pacngcng 是以竹子製成，竹子層層相疊之下，放入水中，久了之後上面自然會長出一層青苔，吸引魚兒過來居住。等到 3~6 個月後要收穫時，便先用竹圍將四周給圍起來，再將 Pacngcng 的竹子一層一層拿掉，最後便剩下魚獲了。

這種捉魚方式與阿美族的 Palakau 非常類似，不過黃德勇強調，「我們的 Pacngcng 才是這種捉魚方式的最早原型，只是在逃難時被阿美族給學了過去！」

另外還有一種放在湍急溪流中的漁具，稱為 Bubu（魚筊）。Bubu 是有著雙層的入口的捕魚裝置，外層的入口較大，可讓魚兒跑進來；內層則有著竹籤倒刺的設計，魚兒一旦跑進去之後便無法脫身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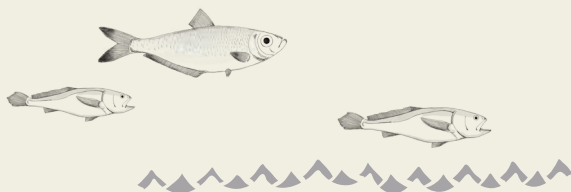
1 | 2
3
4

圖 1：Pacngcng 是以竹子製成，竹子層層相疊之下，放入水中久了之後上面自然會長出一層青苔，吸引魚而過來居住

圖 2：捕魚祭前族人在河川中放置 Pacngcng (李逸偉提供)

圖 3：Pacngcng 上面最後覆蓋上草堆及石塊，便大功告成了 (李逸偉提供)

圖 4：先用竹圍將四周給圍起來，再將 Pacngcng 的竹子一層一層拿掉，最後便能用網子撈魚了 (李逸偉提供)



海邊捉魚 以漁網為主

其實，撒奇萊雅族即使不用漁具也能夠捉魚的啦！他們的方式是將草給搓成長條形的草繩，然後一群人拉著草繩、圍成一圈。慢慢的，人們步步向前逼近、圈圈則是越來越小，把魚群給逼到角落，最後則是有個人拿著網子到角落直接捉魚，「這是最基本的捉魚方式啦！」

而若在固有海域的話，族人則會將漁網固定在海岸邊，以類似定置漁網的概念來捕魚，通常傍晚去放漁網，即使魚群在魚網中來來去去，到了隔天早上還是有不少收穫。

當然，也常使用撒網的方式。他們會按照撒網人的身高，編織出 1~1.5 公尺高的魚網，捕魚時人則是站在海中，用力的將網拋出。

上述兩種魚網方式的捉魚是族人較常使用的方法，而以漁船出海的次數反而沒那麼多，「因為不需要出海也能捉到不少，可能是從前的魚比較多，我們捕起魚來一點都不困難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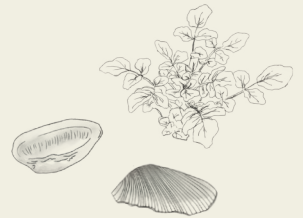
魚類是撒奇萊雅族人餐桌上的常客

獨特吃法 先燒烤 後泡海水

「小時後我們幾乎就是海邊長大，經常去海岸邊尋找食物，海邊所有能吃、不能吃的東西我們都叫得出名字來，因為全都有取名字。」撒奇萊雅族自治委員會委員長努娃旦歐·辜木的指出，海邊食物不僅名稱都叫得出來，就連分類也很細，「以螃蟹的名字來說，通常每一族都只有一個名字，但我們光螃蟹就有 6、7 種不同種類的名字，可見分類得有多細。」

至於海產的食用方式呢，撒奇萊雅族則是有著屬於他們相當獨特的吃法。「我們通常會在海邊石頭上升火，將食物先燒烤一番，然後以檳榔葉鞘來裝海水加淡水，等食物燒烤之後，再放入這微鹹的水中，吃起來的滋味可是又鹹又香！」

他回味無窮地指出，這種吃法很好運用，舉凡肉類、海鮮、蔬菜都可以先燒烤，再放入海水與淡水混合的水中來食用，「所以即使在沒有鹽的時代，依然可以品嚐到鹹味。這是我們自遠古以來的烹調方式。」



- 1 圖 1: 食物泡在裝了淡水加海水的檳榔葉鞘裡
2 圖 2: 來頓豐富美味的撒奇萊雅風味餐吧



其實這種食用法有些麻煩，因為需要兩道手續，不過撒奇萊雅族人顯然不這麼覺得，而且認為凡是食物都先經過一道燒烤程序，吃起來就是比較香！

「撒奇萊雅族人啊，動不動就喜歡烤火，不吃東西的時候也一樣。」努娃旦歐說道，族人無論在祭典、祭拜時一定都會生火，這是透過煙霧來告訴祖先要舉行祭拜了，「而且就連辦喪事時也會生火，一直到出殯時火都不會滅掉。」

通常只要出現火堆，族中的婦女便會在一旁準備好海水加淡水，這樣一旦把食物給燒烤好，就能放入鹽水中來食用了。

鳥啊！是好吃的食物

一談起食物，努娃旦歐顯得精神奕奕，開心地指出撒奇萊雅族還有一種其他族群少有的食物偏好，那便是愛吃鳥類。

「我們幾乎甚麼鳥都吃，只要是捕得到的，全部都可以拿來下肚！」他舉例，有一種比麻雀還小的鳥，全身上下能擠出來的肉比無名指還少，但族人還是很樂此不疲，常常一群小孩拿著彈弓就出去打鳥了。打下十幾、二十隻之後再集體拔毛，燒烤後浸泡入海水加淡水來食用，「小鳥烤熟之後，如果有野菜可以一起吃，喔，那真是太美味了！」努娃旦歐一臉的幸福回味。

他表示，族人上山打獵的次數不多，平常也沒有豢養家禽的習慣，除了魚類之外，蛋白質的來源很多都是依賴鳥類，「所以我們族人幾乎每天都在捉鳥。」





一放陷阱 就捉到兩大袋

捉鳥的方式很簡單、方法也多，彈弓以外，也很常使用捕鳥器。方式相當簡單，在捕鳥器上放一點餌，鳥只要跳上去吃，上面的竹片一彈，立即就把小鳥給捉住了。

「通常我們都是早上去設陷阱，傍晚去收，幾乎每個捕鳥器都能捉到鸚鵡、麻雀等小鳥。」他說，族人一貫的喜歡把鳥去毛之後燒烤；不過如果數量少的話，就會先把它寄放在爐灶上，以煙燻來保持鮮度，等數量夠多再一起煮湯來喝，這也是另一種吃法。

撒奇萊雅族的這種喜愛吃鳥的癖好還一直延續還代代相傳，延續到現代。以他父親為例，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捉鳥，尤其春耕時分只要在田裡放些陷阱，光一天就可以捉到兩大袋的燕子，多到要分送給親友才行。「我們家啊，以前每天餐桌上都是鳥肉，吃到我太太都覺得超級膩了！」努娃旦歐不禁大笑了起來。

撒奇萊雅族如此鍾愛鳥類，所以每年都一定會舉行捕鳥祭，來祈求捕獲豐收。



1 | 2 圖 1：捕鳥陷阱的構造相當簡單，但卻可以抓到不少的鳥
圖 2：參加撒奇萊雅廚房小旅行的夥伴們幫忙處理野菜





日據時代的豐年祭後，日本人要求全體族人與之合照（翻拍自撒固兒部落教室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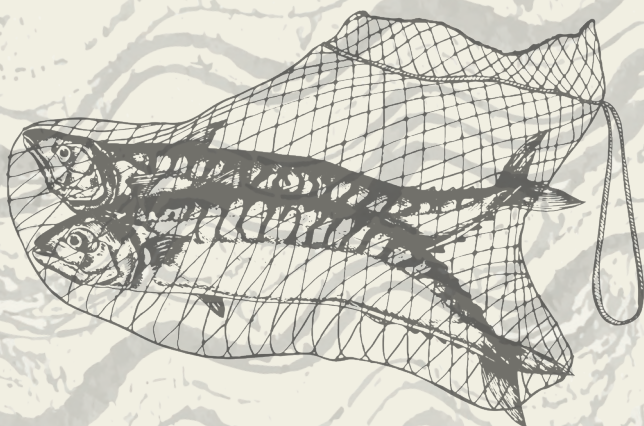


可厭的 Alikakay 魔神

捕鳥祭有，靠河海生活的撒奇萊雅族，當然一定也有捕魚祭呀！「捕魚祭對我們來說很重要，因此年年都持續在舉辦，即使是在逃難的那些歲月也都沒有忘記。」黃德勇表示，撒奇萊雅的捕魚祭是於每年的 6 月第二個禮拜舉行，並且是以 Alikakay 這個魔神的名義來展開儀式。

咦，如此重大的祭典，為何會以一個魔神的名義來做為開場呢？原來是有故事緣由的。

說到 Alikakay 這個大魔神啊，對撒奇萊雅族人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壞很壞的傢伙，祂不但會趁著大人到田間工作的時候，變成媽媽的臉來吃掉小孩的內臟之外，而且還會故意把白天變黑夜，然後跑到民家，變身成那家的先生來與老婆睡覺，真是壞到令人咬牙切齒呀！



後來族人費盡千辛萬苦之力，花費好幾年時間終於將这个大惡魔給捉到了。Alikakay 被捉住之後，整個的為之氣短，之前的盛氣凌人的氣勢全不見了，反而苦苦哀求不要將祂處死，還說，只要不將祂給處死，每年 6 月都保證會帶來豐富的漁獲。

因為這個緣由，每年撒奇萊雅族的捕魚祭都是在 6 月舉行，同時也是以 Alikakay 這個魔神的名義來開場，可說是族中每年最重要的祭典之一。



在捕魚祭之前，族人先編織圍魚的竹圍 (李逸偉提供)

逃難時不忘捕魚

自古以來，撒奇萊雅族便是與河海親密、重視與河海的關係，「我們千年以來一直維持著捕魚的習慣，即使在面臨族群生存關鍵的加禮宛事件後，也沒能改變過我們的這種習性。」黃德勇指出。

清朝時期的加禮宛事件的確是改變族群形態的一大變數。當時的大清為了撫番而出兵，而撒奇萊雅族則選擇與噶瑪蘭族合力對抗，結果卻是族中頭目慘遭凌遲、頭目老婆則被處以大圓木壓碎身體的極刑。族人為了避免被滅族，開始了四處流散的逃亡生活，甚至還藏身於阿美族中，隱姓埋名了 128 年之久。

「我們在加禮宛事件發生後，逃難路線分成了 4 條，而且不管是往北逃到北埔、往南到了磯崎，還是留在花蓮的我們撒固兒部落，即使是族群四分五裂了，各地族人仍是保有捕魚習性、捕魚祭從沒忘記過。」

失去河海的族群

這樣一個與河海親近，即使在逃難時也不忘捕魚的族群，在近代卻逐漸變成了一個失去河海的族群。

原因是從日據時代開始，撒奇萊雅族的固有土地與河川，因為各種因素不斷累積之下，一點一滴的逐漸流失了。

日據時代，日本人將當時被歸類在阿美族中的族人土地給收走，雇人來耕作，後來這些土地便被那些人給拿走了；而到了國民政府時代，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，被公家徵收走了許多土地，且族人自己也沒有土地概念，並沒有做任何的土地申請，傳統固有的土地及領域因而快速地萎縮，領域中的河川與大海也跟著迅速消失了。

此處湧泉過去曾是海水經過之處，同時也曾是族人的固有漁場之一



失去了長年以來的固有習性，河、海在生活中消失了，新生代因而失去了實際親近的機會，而外界更不會將撒奇萊雅族與河海連想一起。老一輩的對此憂心忡忡，因為河川與大海是千年來族群的根本，不應該因為任何的外在因素而斷去根本。

「河川，是神所賜與我們的；而海洋，則是母親的懷抱！」
努娃旦歐發出了這個族群來自內心深處的聲音。

撒奇萊雅族在恢復正名之後，接下來的一步是逐漸找回過往的傳統，而尋回對河川、海洋的愛便是其中重非常要的一項，因為這不僅是他們族群的源起與根本，同時更是這個族群對大自然一種無邊無際的愛啊！■